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東洲初稿卷十四

明　夏良勝　撰

仕止隨録

題易外别傳辭

夫易變易之義也惟變則通是以無窮故未可以盡言而亦可以隨所言而有得也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凡五傳而至田何秦火易以卜筮書學不在禁漢興何授丁

寛各有所傳凡九人至馬荀鄭陸輩傳緯輿而王註孔疏各售其師之説宋程子作易傳以發精微以會于一朱子本義而附益之雙峯胡氏有翼傳而石澗俞氏撥取其似者祖參同契為别外傳其説在方外視以養生在吾人亦以養心與氣也是雖未可以言易而謂非易之流不可也嗚呼觀日月於容光之隙則知其有本觀易於外别傳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已

聖節議禮奏狀

奏為博議禮儀以定典章事臣聞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之本也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而天下國家可正也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以議禮然而禮有飾情者有徑情者有稱情者有殺情者或直之而行或曲之而殺或推之而進或放之而文故曰會通以觀其典禮禮豈易言者哉近者伏見禮部議奏萬壽聖節禮儀以當日遇孝慈高皇后忌辰故先一日一應慶賀禮儀俱從降省是欲殺至隆之禮

抑至樂之情以弼成皇上追遠之孝凡在臣工孰不將順臣竊思之萬壽之節不可易者也高皇后之忌亦不可易者也斯禮一行率為典要又不可易者也是皇上誕育叶祥為九廟之主為萬國之君終無當日成禮之慶則中外臣工何以盡其水木本源之義而四方酋長何以輸其賓貢向慕之誠臣故以為斯禮也以之飾情則可矣謂之稱情則未也謂之徑情則有矣律以微情則未也以慶易日是直而行也臣竊謂於忌亦可有曲

而殺者乎以忌殺禮是推而進也臣竊謂於慶亦宜有
放而文者乎顧以質最庸下學匪貫通展轉思維不得
其說然少讀禮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是忌日謂父母也至我朝列聖以孝道隆教善反其初
故凡先代忌日率如父母禮是謂禮以義起道隆則從
而隆莫之或易也然而服盡則情盡天經地義有必然
者是亦不可不究思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
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

衣失容而已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於衣帶不忍從吉以示未能忘哀之意則輕重之辨亦有可稱量者也至於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忌固喪之末者也今欲以服盡之忌辰而廢萬年之慶禮臣實未之能安也恐凡為皇上之臣者俱未之能安也方令禮官通經學古近時如覆議經筵事理月可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萬壽節歳一舉爾而更欲簡廢若此皇上於是當有以求其故矣意者以武宗皇帝之喪

未及大祥故凡議吉禮並有匿情隱義而不能盡言心勞力瘁而不能以直遂者故如今日之事徑以喪制未終為言則皇上已弗喪之矣是以從吉如常慶禮則臣下之心有未安從喪而廢慶禮則皇上之情或未稱故不得已而兼舉忌辰為重權議殺禮為調停之節不然既易日矣自可舉宣奏之詞儼冠服之盛形舞蹈之歡效嵩呼之祝以成禮也又何為悉從降省如是也哉故臣愚以為在禮官以將順為恭在皇上則以典章為據

專以先帝喪制為詞則除喪之後慶禮自可議行禮曰忌日不樂故古有縣樂而不作亦足以示不樂之情廟祭於陰時取諸幽之義也后主陰德亦忌當陽故臣愚以為俟喪制告終仍於本日夙興行慶禮於殿陛足紓萬國之忠午後舉忌禮於宫中自隆一本之孝並行而不相悖庶乎於忌則曲而殺於慶則放而文於君臣之情為兩稱於忠孝之情亦表微矣伏念臣素迂拙在先朝以言罪廢棄學益荒落詎云淺陋之枝詞有裨廟堂

之末議特以幸遇聖明得與更始縻禄守官莫知圖報是以冒昧上陳未擇可否乞下廷臣集議各盡所見以求至當況宰執大臣夙負重望彙征在朝而百執事之臣亦多磨厲以期自效必有以仰承休德輔理鋪張以賛成至禮之治喪祭朝慶疏節自裁皇上議禮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而天下國家之正參天地質鬼神引而伸觸類以長尚有大啓淵衷更定萬世之典禮者在臣不勝祈顒之至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良勝向以罪重責輕閒居屏跡祇奉明詔湔洗可圖雖哀痛慘惻攀號莫及而私念隱度諸所更化誠為善治又計積德維久而明良契遇實應昌期直清令聞如執事者又當邦禮之寄故知天下將有興禮之治不獨法制脩明而已也是以趨命就禄於職百未一舉而汲汲皇皇謬以議禮為第一義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亦謂禮失而求之於野將有獲焉者也況慶萬壽

聖節人臣所以事君之禮莫大焉而以忌易日誠禮經有所未備而當代典章所創見者是故識淺未免於懐疑而思若未能以自得執事謂有所未悉是誠然也盖良勝强學書生所服者古訓也忝側人臣所守者令制也是宜有未能悉也顧以其事大其説斯長乃敢并布所聞以陳左右亦取正有道因所未悉而求以盡悉之也執事其俯聽之竊意我朝以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為三大慶禮俱上表賀元旦冬至南京并在外各衙門止

遣首領官類進惟萬壽聖節親王方鎮例不擅離襲封
衍聖公與南京守備官堂上官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
司方面官直隷府衛州所等衙門俱佐貳官及朝鮮諸
國使臣各於是日齎進是禮儀隆備較之元旦冬至尤
為重大上有祝於君鳌下有安於臣節大有通於天下
遠有及於四夷悠久以行於萬年而傳於萬世故曰人
臣事君之禮莫大焉此也或謂言涉謬妄是則宜然良
勝初亦未敢自以為是亦乞下廷臣集議各盡所見以

求至當但謬妄云者亦在别白何者為曲證訓典何者為鑿空臆說何者於理道有違何者於章程有礙而後可自省也傳曰議禮如訟固有未能合一者然必貫通於情義而後可常行必博求於古今而後為定論况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如銓選吏部職也京堂則九卿會推刑獄法司守也疑獄則多官議決大禮疑義恐未可視以為末事專以為家事膠定於一人之見懸斷於倉卒之際遽以為定禮而不容有異議者也良勝故謂斯禮

也朝廷之禮也凡在朝廷之臣子得而議也通行於天下天下得而議也事關鄰國鄰國得而議也書之史冊以垂萬世萬世得而議也獨自愧學不足以充其心詞不足以達其意爾然所引據忌日之謂父母忌日不樂即遠有終與曾子問答皆禮經之文本無疑者或者迺曰旅見廢禮蓋適然事與議成禮者不類然大廟火后之喪雨失容謂之適然可也至於日食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精歷算者所能考也縱官失之分秒度數容有不

同未聞幷日而差者也至於指摘詞語謂或非禮經全文或易原文一字則孔孟之斷章取義與文字家之會文切理皆非也每一事而必附數義為備禮有三千三百之目雖充棟禮文不足以盡而先儒謂易以每爻但該一事則易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也司馬公謂欺天下不通文義者良勝初非較文之志是則不敢深論也比擬經筵事理迺近時廟堂之議輔養君德誠為重典而所執論者亦謂服緋衣與宴飲視聖節禮儀舉行疏

峇關係重輕亦足相當君不以忌而簡禮於臣臣欲以忌而廢禮於君彼此相形恐非可繼可傳之義祭取諸幽古有明訓令太廟時享孟春孟夏孟冬皆於午後行禮孟秋則以時方入伏暑氣鬱蒸至午而牲牢色變因改蚤祭沿襲而行非初制也故謂忌祭可移於午後者實昉於此況禮有據經而守正亦有適變以從權湯崩初喪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成王崩未葬也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覲康王君臣皆冕服羣公聽命而

王釋冕反喪服君冕而世子生太祝裨冕奠幣告于神

仁宗章獻幸慈孝寺大臣魯宗道請後太安輿謂母有

從子之義事闗大禮在父母間猶然也而况服盡親盡

之忌乎國初忌辰典章無所於考自奉先殿立而後致

祭宫中太宗文皇帝於髙皇后忌辰先期貳日極致哀

思以生母也亦謂孝道當自盡其誠弘治十四年奉孝

宗皇帝旨令後遇忌辰朝參官不許穿紵絲紗羅衣服

則臣下以忌辰易服迺始於此然正月初三日宣宗章

皇帝之忌辰如遇奉祭祀許穿紅衣服奉有明詔孝成
太皇后之忌朔日不廢陞殿百官四品以上俱用大紅
公服至於親王薨逝及有名德大臣之喪則輟朝不鳴
鐘鼓忌日既鳴鐘鼓朝儀如常止易衣帶比論數端視
萬歲聖節禮儀輕重懸絶不待智者而自辨或者曰高
皇后不祧之廟與父母等然廟之不祧以高皇帝功德
在萬世也凡后皆為祔廟之主未聞以后德隆盛而不
祧者也今曰同時輔相之勞不知視淳皇后篤生聖祖

之功果孰為大前者不以淳皇后之忌而易日經筵茲者以高皇后之忌而易日聖節良勝益有所未悉也或曰生日不樂古之英君有行之者是則出於主上之至孝念及劬勞宣示中外通免表賀而後為稱非臣下所可取必於上而行之者也夫以聖皇歷服嗣統重忌以成其孝避慶以成其謙眞盛德事故今日儀禮誠有難於獨斷者是在臣子所以自盡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今中外臣工有於父母之壽而以先代之忌惓

然以素服侍之縱曰得禮不知可以安其親之心否也此良勝所謂未之能安者也是以昨者頃易衣帶東出臣下不謀而同則在廷議必有不能安者也主上亦有未能安者也人心之安天理之正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則議禮之疑者不於是取衷也哉所可惜者慶不成於禮忌不盡於情益有所未能安者也仰惟執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固論思之本懷也所斷度者不泥於常情審於誼所考據者不檢於故案求諸經所

聽納者不限於名位析諸理堂堂天朝豪俊滿庭而謂無足與議者乎宋史載德明請糧羣議不決而王旦謂具於京師令其自取遂使遠人愧服謂朝廷有人令之議者朝廷一代典禮又不特請糧事也良勝往歲侍校文於南宮則同事也執案於銓曹又故吏也同而不果於自異故而何敢以自踈故不得已而有瀆啓也亦圖所以自盡其心也非敢必求其說之勝也謹啓

覆議考察拾遺奏狀

看得吏科給事中周瑯奏要將近日糾劾官員再加訪察或盡行罷黜或去其太甚一節為照今年考察黜退官員比之往歳頗有不同蓋當聖明釐革之初共成綜核勵精之治臣等會同都察院多方詢訪參據撫按等官考語定擬黜調於五品以上官員尤加嚴慎顧以人心之邪正不能盡知而臣等之見聞未免有限是以兩京科道官先後論列中間評品搜羅

已無毛垢之遺臣等參酌去留少存愛惜之意今本官復以為言無非欲盡言官耳目之公用廣朝廷聰明之德臣等心力徒勞誠為有愧而知識不逮亦籍匡扶但查歷年黜汰之嚴於今為至人才難得從古亦然太甚固所當去而小過不可不容況是非或出於傳聞毀譽易生於愛惡故夫兩可執議安能茍徇人言縱使一網無遺恐未盡諧物論且内外諸司官員年資深淺遇有員缺遷就補除數易之論漸興茍

簡之弊立見使去者必求其備而代者未必皆賢非惟送往迎來徒爲煩費益恐人心不固吏治愈荒即今天下方面知府官員大約黜調將及三分之一實平時諮諏訪論多出科道庶職之公而言者未究其詳輒滯於迹每以去留多寡爲較殊不知人之見聞大略相同而言之先後事體自别使北京科道論劾於前安知所欲去者之不盡同使南京科道拾遺於後又安知所可留者終於無異言者不以先後爲優

劣聽者不以從違為重輕本以至公求之至當初㫖
嘗以同異多寡容心於其間也臣等叅詳周瑯所奏
存留各官數內如江西叅政邢珣徐璉初考之時亦
在黜列特以軍功未録暫擬存留終難推用合無俯
從其議加授原擬該陞布政使職銜行令致仕以塞
公議至如應天府府丞冦天叙素惇士行久協官評
順天府治中王槐又係京府官員節該題奉明旨不
在外官考察之例廣東副使余本文學氣節俱有可

取祇以亢執寡諧似難遽為擯棄湖廣布政使王鑾山西副使田登山東副使熊相雲南僉事潘崇科道劾疏互有不同是其所見未能盡合其浙江布政使張恩等九員指瑕摘疵皆有可議而取長舍短各有攸宜已經題奉欽依留用所據各官應否罷黜臣等擅難定擬均乞聖裁具題奉聖旨是邢珣徐璉陞右布政職銜致仕其餘俱留着辦事欽此

冠禮議

嘉靖元年九月之既卜筮并吉今上舉大昏禮禮官有議冠禮從畧者良勝曰冠者始乎禮義以成人以著代為國本也而可不敬且重乎或曰儀禮有士冠禮大夫則畧焉又曰今天子無賔家冕御已則孰致醮與加乎又曰責以成人之禮而君臨天下者逾年成人之道備矣殊不知禮者終身之所履也是所以為人而别乎禽獸者也為凡人為士不可不敬且重也而況天子乎人

臣事君將以為堯舜為聖人也是億兆之人也則於成人之禮也又可不敬且重乎夫冠禮備於士大夫畧焉者古者五十命為大夫則冠與娶皆為士時也大夫何冠禮之有自世官之制行而命爵或不限年於五十孔穎達曰大夫雖冠用士禮也諸侯世國以上則有冠禮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以娶必先冠春秋傳曰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大戴禮曰公冠四加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

衮冕也士冠於廟註謂禰廟冠義謂尊先祖士一廟祖禰共廟故也諸侯則冠于太祖之廟左氏傳曰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康成注以為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冠於廟則祖命之尸以代祖則賛以致詞其可也冕服御則盡乎冠然未束髮終未成乎冠也古有朝委裘者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未必其無所服也而成王之冠禮不廢也成人之道至君天下而盡固若無所於責之者凡命為人出襁褓則為

人子為人弟為人少初命為士亦為人臣冠而責成人之禮曰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焉士二十迺冠冠而列丈夫恐未可云未冠之先無與是禮者也固知雖為君而所以成人之禮亦成君之道也況夫為男女夫婦之道自茲始為父母之道自茲始禮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則謂既為君而於成人之道無責焉者恐未然也禮家者曰天子十五而冠上初臨

御適冠時已以喪而未及舉爾嗚呼禮有喪冠而冠者
士不以喪廢冠而況天子乎是蓋未之考也失行於往
而追行之於今何為而不可也故又曰先帝十五而嗣
位以喪而未之行也英廟九齡而嗣位除喪而未之行
也獨不曰集禮所定高皇帝之垂訓也會典所載及於
諸王世子也不知遵用古今之成禮而每每欲襲簡畧
之常情未知其何以為可也嗚呼凡人而弗為禮也者
弗成乎為人也君而弗為禮也者弗成乎為君也英廟

北狩幾於辱國先帝南征卒以殞身茲人臣之不忍言者而可以為訓乎而可以望今日欲為堯舜之君者乎君子曰與其廢也寧有舉也故曰亡於禮者之禮也

祭後峯先生文

嗚呼後峯生於山海之隅未三十而登仕仕亦枘鑿而槃殊僅階五品逾四十而没人亦謂之全歸而天下學士大夫未聞有問之者曰後峯為誰斯其人可知也已究其力學體認天理為聖賢可追其發於文於詩歌若

不足為立朝大節為廉為毅為直為忠將隨適所就而含章以愚彼以抗章激論發奸機禍而一節槩其全致終有不可禦遏如玉山之輝也嗚呼後峯生不為身死寧為名特以在朝則失正人在鄉則失善士在吾黨則失良友在弟子則失師程無盡之哀又安能已於不能盡之鳴耶是則後峯可以無憾也顧以樂所自生而客殯於兹善必有嗣而吾人方以立後是圖此恒情之所以極悲大痛而後峯灑然長逝竟不為晲語以恫惟具

冠脩容曰且以辭陛尚欲罄其所衷嗚呼後峯之志可以是知矣後峯之學可以是驗矣使其先是一歲沒于鄉貧莫具殮其安必鄉之賢復有若素翁者為之周旋必盡如今日者耶使其先是二月卒於官南都多賢亦有所知所厚所師如某等朝夕能佐診視治具成禮會哭如真骨肉者耶其所不足于後峯者正所以興天下後世之悲而後於後峯者斯永永也嗚呼醴泉不流靈芝不蔓天地之奇氣非世久有而常生物也後峯必有

以自知之矣尚饗

書杏莊卷

董生名仁而業醫醫仁術也生之心勝術故字曰心甫或謂於古董仙為裔嗣襲而命之曰杏莊云先皇帝十四年己卯春夏交方議南巡朝士以言并發彬等逆狀杖道下近二百人先後死者近二十人凡致董生治者得不死亦數十人生自余致逦致後峯最危而易效再致五谿明水幾殆而劇安僅再旬後峯跨驢從間道于

濟余出潞河亦能騎上下似非術所能也不知古之所謂董杏林者所活若而人能幾也余輩雅不易言而為生言杏莊者不置不知當時夫人植杏蔚而為林視今所得於君子之言其輕重又何如也方余在獄時夢一士以金葉覆余股心異之及杖餘獨能步歸路人大異之知厚迎醫集於寓凡六七人予强欲言其所以治皆咈之生自余從吏獨後至出所製膏數紙色亦黄潤余心知之亟傅之而痛定宛然夢中也嗚呼余秘斯言也

亦久矣固當待生而發之豈偶然哉

贈吳環谿先生還盱江序

環谿子家盱江上游席世以裕又南坡翁暨孺人偕老以康每每輕物力施與惟義是視祈於濟詘弗怠也環谿善事先意承之日娛而嬉坡陀别業亭榭錯置臺沼互映泳魚伏鹿易奪時叙景象若化工在掌中幻出百巧翁時亟徃而忘歸名人鉅工韻響文墨與古今雜出圖畫全縑片紙畢呈珍趣觀者便欲與上下追逐几案

周旋而不舍懐幽抱獨能會真境發清嘯班而老負劒而㓜華軒而顯貴超脱塵慮而過賓居士日造而將迎之凡以爲樂翁具者無弗具也翁日樂而環谿仕志日以寢翁或進于庭曰烱而年及仕已需次逾期已而往乎曰唯唯他日又曰吾耄未衰也而子可杖也而往乎曰唯唯他日又曰吾大宗吴賢者肖也中以戚冒雷姓吾弗安也吾籍易是在有司吾辨已而籍已通朝復亦朝請而後可而亟往乎曰唯唯環谿志弗移翁時速友

善與嫺好者勸駕焉曰怡情以居孝乎從欲以行孝乎懷而安敗名也贈而處承志也欲何擇乎環谿迺悟受命戒行具且肅蓋若去未決而歸先期者至京師諸所來往皆名世士必豫擬之曰吾子行業日脩其最於選曰未也體頎而碩其克有任曰未也知而遇其伸必達曰未也無何不諆於人而輒疏復吳姓易註銓籍遂乞補遠地卑官人爭詫之環谿曰來之志親為之歸之志炯為之也吾向也娛於親而安也居弗能安之吾而得

美官且近地親有命如初焉則他日之奪吾而去也猶夫今之奪吾而來也今而後親或矜吾之弗可居也而居之斯安已親或知吾之弗能行也而行之斯免已吾仕之志也畢微休已而娛吾親以老焉而已夏子曰孝哉其用廣矣仕而有為其親者也而志有從之以必欲隱而有為其親者也而情有强之以必從是故順之而孝者人得而知也强之而不失為孝者人不得而知也君子謂璟豁於是有隱孝焉推而以之事君則恭命以

忠而畜君以無尤以之取友則觀善以孫而責善以為益率是道也環谿持是以歸可以慰其親已未可謂非所仕也嗚呼不羸其躬遺其後以豐環谿諸子將有奮於學而仕者已翁及見之未必非環谿之仕也翁之樂又何如哉

祭費老夫人文

某等於令子冢為同年猶兄弟也則於夫人猶世叔母也於冢之進退休戚有增感慨則於夫人之懿德隱教

固有以得其槩也夫人方壯而寡有三男子棊棊克家任而獨不以累宷者知其非家食人也果舉進士官翰林妻亡而哀臨夫人不哭而涕于寢慰而命曰失婦賢吾兒禍本絕矣蓋婦於濠之妃兄弟也每飭使僕迎就邸養反命者曰兒尚未定居而安往乎既而宷若默受時發姦狀竟坐危中讒歸家養而孝慈曲當及濠以亂誅凡內外連屬逮治吏廢而費宗無幾微累人之言曰夫人而不累於濠者為難已費氏以親則內也以家則

近也以釁則張也於勢則易及於情則易合於迹則易浼而能皭然自白於天下後世公論歸之今天子賢之還其官而寀溺於處志夫人亟命曰聖主斯作萬物且覩吾老向病毋貽爾阻尚偕陟於岵以承藉休祐未逾年會推宫恩晉錫封命再越月而大病嗚呼惟漢史氏載若列女纖尾不棄而陵母知興嬰母知廢每於他傳以發其秘是不可以尋常女行例也若夫人於身之生死家之盛衰國之存亡天下之治亂皆若有以識其機

而豫為之所後之評史者謂合陵嬰之母斯足以為之伍也豈不居然達識丈夫也哉嗚呼古婦不誄謂不外美若婦而有丈夫行者是汪童而不為殤之擬也故夫人之誄自公卿以至途人達也況某等故若子姓者邪至行不擇至誄不揚奠以聲哀伏祈歆饗

禮部尚書羅文肅公行狀

南城羅圭峯先生初名紀後易玘字景鳴曽大父以薦任蘭谿司稅大父耕隱公與父西莊公隱德而亢於鄉

以先生貴贈南京吏部左侍郎娶王氏繼蕭氏贈封淑人先生生正統丁夘歳母淑人傳夜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若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態云娠動三日迺生稍長負異質竒氣奮發出語作事恒欲上行輩初視書涉獵不經意數行而下惟務解其旨不事記憶隨羣兒走道上遇遺金他兒爭趨且攫且擲之竟不視去西莊遣入學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以偶句曰蟋蟀入床下應聲曰麒麟出郊坰人以是期之逺大長樂謝

公士元守郡選校學士文高等者優品之輟尚書以詩經卒業講下不逾歲而通曲義然以文格力追古作家往往逸程度經五六試科竟不利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例得入粟補上舍季弟景遠挾貲代輸得度支牒誤書今名玘衆喧議須易之先生因憶往歲以母病禱大華山有異夢與王者坐指其掌解繡裳授之於今名義為協遂承其誤安之歸行疫發同舟死者六七人一一殮視不疑染深而病甚沉迷不復辨人事至大姑山目瞑

恍若仙馭降有呼者曰羅生羅生助爾一帆風也病若脫去入京師祭酒丘文莊公主議以南北人分隷兩監上下莫敢抗議先生獨援楊公鼎北人告就南監以師陳先生為詞三朴之而志不移文莊公異之且詬曰若能識幾字先生亦甚憤激大聲曰秘禁書不能讀也姑留之而署識其名於庭柱越數日堂試數百人衆方搆思先生不屬稿援筆而就文莊公驚嘆曰若之不偶誠有司過也更試以長安賦公以為可步兩都時袖入朝

過知厚輒與賛賞之丙午入試李文正公得卷大喜曰眞才也以冠解額時議翕然以為得人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脩益工古文名重中外仰之師之文體因之一變然不茍作亦不易作每注意便闔門數日謝人事苦思廢起食會得意命筆渾成不易幾字有礙處起句數十易不工不休也立朝風節大致欲似元城每道其謂人臣進言忌於迫蹙關閉故論救龐給事泮李主事夢陽輩諫用兵漸奪交黨俱屬勢危事棼人莫

可惜手而難言者疏詞抑揚引喻曲至且有戒鄭崇之救寛饒懼激犯以禍也故往往能潛移堅意孝宗皇帝信向文學多俯納之嘗欲超用有忌害者而寢先生亦遜避以侍讀陞南京太常少卿時守備怙寵作威勢先生獨違衆分庭與抗禮而厲聲論事不為退巽狀叱其閽馭不忌也移檄復太常侵地正統屬郤羨利以新庫閣復謝玄廟作吏廨舍皆恒情安於習而卒放於度諸所愬急情事鬱弗理輙為直之平之不遺力也人咸德

而畏之凡豪右從僕誇侈騎於道遇輙引匿市行叢沓前呵聲及整立或跪列道左時聞先皇帝起居或失節宣連疏請建儲位為大計疏詞懇惻竟留不下歴太常卿轉吏部侍郎循例入考道上請老疏多以身喻時事有所傷忤中旨允之歸山中絶意城府事膂幹精强躡蹬嶠反袖手上下輕捷如壯夫逆濠素忌然亦知所重加禮寵致襲衣兼數鋌及門而徒避使者不獲見惹惡而去濠亂公已在疾奮欲强起恨不能荷戈以從戎列

時所司令下詞涉疑貳懼惑衆志力疾作書持往速以大義再越日而卒是為正德己卯闕月闕日年七十有三歲令天子入嗣大統起諸舊望臺官不知先生已物故薦疏交上既而所司上履歷文行應謚法特嘉允之賜謚文肅贈禮部尚書營葬遣祭并録廕其一子即垣也人咸榮之為異數云嗚呼先生鍾奇氣而生者也故終身履歷所至必見奇績海内識與不識咸能論先生如及門事之者所知與又多宗工大家發潛闡幽别

有論著至其居鄉行義事西莊公惟順而亦不苟從其命友兄弟睦宗必以律度事師取友逼近古道鄉曲惟厚而正視義所在力之能為雖詘已徇人不避也若此族也有不勝書者良勝當有所私傳以備遺逸茲狀其可言於人人者如此

慶宮保大司馬菊莊先生壽敘稿

嘉靖三年四月望日宮保菊莊先生生於晉者七十有六年矣晉人士仕於朝者無少長顯晦識不識廣坐讌

語及鄉哀以家範著必曰先生以鄉行稱必曰先生以官常顯亦必曰先生云先生鄉之典刑也視遠而益邇違久而若近迹疎而自親頌者祝者以先生降命有永為邦人胥慶故事惟壽年當旬者則有慶今於先生創為歲一祝之不以旬先期為數亦不以過期為後也先生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而人人之所以壽於先生者又不特以永年爾也壽之道亦多端矣太上於其體而德成也其次於其用而名成也又其次於其末而文成也

三者有一焉壽也而兼之者又何如也其兼者生一日為壽也而復永年者又何如也視先生之履而考於祥殆所謂兼之而永年者與方其弱冠即以舉業鳴當世領鄉書薦名第一閱十年登進士科造詣藴畜益閎以肆放而為詞大篇短章不作腊韋語兹不謂蔚然有文者乎筮官刑曹僉憲陜右廉訪使於福建進兩京刑侍祥刑用清明而克允有立教焉布政浙江遷福建調山東執憲都臺撫治於河之南北先後理漕政拜户書再

拜工書賦成虞若疏附奔奏有厚生焉飭兵固原廵視於浙犄角以平江右劇盜終兵書總南京留務進宫保而歸止戈除戎戢若近火弗儆功焉兹不謂卓然有名者乎平生操履堅樸無外飭出處久速不先有適意惟進焉必重十數薦而後起退焉必輕十數請而必遂夷之不肆險之不沮廉而不矯以貧慎而不隣以畏著於朝者無奇名導於鄉者無異迹賤者事之不知其為貴畀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近之思與同歸於賢

而智也茲不謂渾然成德者乎嗚呼公之壽其在斯也其在斯也永年之徵又復無艾國之典刑有在也獨鄉人私之而已哉余於先生景行惟深芳踪未逮輙一興念人鑒具存方圖謝事追隨後武以登大行度汾曲近菊莊以待老登堂賛祝且有日矣茲代鄉人之言亦為之先聲云爾

山海會氣圖序

天地之道曰生生於人也曰氣與理然而古今謂聖賢

名臣人士必曰完氣曰正氣曰間氣曰竒氣理不與焉
理所同也氣所獨也然則方今天下稱名儒者必曰遂
翁曰賢宰相者又必曰遂翁今歳之臘年且七十天於
平格降命有永惟世典刑不有得於山海之會氣者乎
翁之祖自滇南而翁生巴陵卜潤州濱東海而居也則
山海之氣含精毓靈謂翁當其會而發也則宜夫天地
間一氣爾氣有翕聚而突發莫山若也山本同而末異
其演溢而渟蓄莫水若也水本異而末同故山以南為

上而海以東為下翁先世居石淙者滇之南也西亘于闐而接吐蕃望崑崙為山之宗自滇而南為岷以南為衡岳而盡九江之西又南而東度桂嶺包湘沅經袁潭盡於廬阜又南而橫絶庾嶺緣彭蠡盡於建康又東而迴越北盡會稽而南以盡閩及粤皆岷之支也岷之水又為江之源而漢之源發於嶓冢河之源發於崑崙以西曰星宿海流伏亂滙必委於海而止則所謂山之南海之東氣之混淪磅礴聚而畜者何如也一有所寓而

發物必異以名焉奇環清淑而鍾於人不可禦已況若翁之有以當其會者哉是故言翁之文必曰光明俊逸奇崛要眇韶鈞萬舞竝作中度而卒澤於理者也言翁之政必曰居常應變或正或奇開闔順逆範驅而必獲一忠於主者也擬翁之倫必曰古之大賢名輔藴之德行發之事業可大可久知進知退使與濂洛大儒韓范諸老竝生其間人將莫得而擇其從違者也凡是類也蓋欲吐呑山海八九於胸中良勝輩執牘逮事撰杖屨

歷有年數而未能盡狀者也嗚呼濂洛迹微韓范不作尚論其世幾何時巳而誦其言思其政肅然端拱若將拜下風於丈席則謂至今猶生人可也翁固若而人也則山海之會於翁者氣也古今生于人者理也亦天地生生之道也翁之壽其可量哉其可量哉

贈少保大司馬幸菴先生致政序稿

惟聖天子繼統興治敷心耇造德惟降竝迪于禄事允宅牧允宅準亦允宅賢卜恊從有若幸菴彭公首起西

土宥典兵摳九峯孫公起湖湘受若民數見素林公起
閩諧若虞繼慎庶獄徽命方殷又以重奪休志介受璽
書及門以迎循牆俾罔避聯軺以至績造趨朝士望偉
然天惟純命則廷實百職用乂若卜筮其孚天子敬德
是耦亶于乘率惟敉功是期余否德方司留務繼忝側
召命用正宰治亦惟義德罔有替容德罔違若游大川
視三公以徃其允濟曁今方再越歲林公累疏曰耄已
其歸也天子重違其志允之進宮保秩給驛就第既而

孫公累疏曰病已其歸也天子重保其躬允之如林公禮行之日更錫朝宴今彭公又累疏曰階崇於二公盛已其知止也天子成其勞謙允之如二公禮進少保焉嗚呼三公之才之德之望其出處進退之際率止禮義人將以卜世道升降固莫得而先後之者然而出也彭公則獨先歸也彭公則獨後天子恩數又若有隆朝大夫於其去也又若永孚於休之責尚繫焉者其以公之年未及林公已乎公之病未若孫公已乎往事先朝冒

歷險艱北鎮未幾而提兵中原汎掃梗塞旋爾西征報凱臺席方溫邉務經理竟罹禍阱至於褫職窮居而不易於志匪躬為勞慮功為著險難為危是則彭公視林公為備嘗而幸孫公之所未遇國恩士論所以尤眷眷者固亦非偶然也況夫天子方若成王嗣恭明德以立政立事輔理承化克迪前人之光休兹知恤誠亦弗解灼知厥若惟三克俊位相爾受民若孫公則違已和爾庶獄若林公則違已詰爾戎兵以陟禹迹海表咸服若

彭公又思用違思其故也獨以一人之出處進退有所輕重而已哉是故君子謂彭公之迹亦若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心勞力瘁非平時大臣可比成王親政浩然思歸固亦情也比以周公惠若多誥用閔於天越民敬用以治終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未釋于政有味於周公之言爾也今之日獨無若周公者乎余愧非其倫也弗克留公公亦終弗留而去也安得已於言乎蓋公味之雖歸矣萬有遏佚于前人光亦安得謂在家

不知已乎

雷南坡像贊

嗚呼斯之謂南坡翁者其似者邪其真者邪翁有仕之政而終隱也今之貌而古心也仕薦壽章而隱德弗揚貌則惟肖而心不可象是知有形而似終還於造化無形而真蓋有超然獨存于百世之上也

叙别涇野東郭二太史

東洲夏子曰凡士先志官先事是之謂學學于師若友

逌益其惟經乎亦惟人乎然而自少且壯從事於經弗
得也於人尤弗得也既而以明經舉于鄉同舉有若東
郭鄒子廣而文温而自栗親之將有以裕於隘焉竊自
慰曰方求師古之程伯子而不得若人而友斯其類已
舉進士隨涇野吕子之後雅而儉正而以忠親之將有
以淳于漓焉竊自慰曰方求師古之司馬公而不得若
人而友斯其類已二子官翰林志不易仕引病索居凡
十餘年良勝歴曹郎以憂解任以罪停勤亦十餘年聲

迹每相違而心相慕固若相為謀也聖天子繼統銳登
良士昌于治理二子應時以出講筵史局欽若攸司夏
子亦忝召命謬屬典銓先于事休用滋于學學惟二子
是益若麗於澤交以飭曰正君莫先養德善治莫要用
人吾曹幸有所事毋遺殫力期不負兹遇與師友所以
為學其庶已二子正議典禮卓然程氏司馬公之懿譎
判州理信無負也夏子典案隨公卿後僅僅幸免然視
二子之去賛救弗力職是用負他何足云或者曰天下

之隘且漓者不獨夏子學而教習坎以亨於士而專民而咸也吾君之意良亦有在二子其謂然哉其謂然哉

贈少保白巖老先生致政叙

正德甲戌歲白巖先生以南曹宗伯獻最績於廷時涯翁先生既謝政邃翁先生方正宰府素敦道義而淵源舊學益紬新得無日無會無會無飲亦無飲無詩邃翁間以機務冗遽更吏代郵分題命句聯什旁午積有卷帙萃書為先生南行贈良勝時以選部主事逮事邃翁

所厭飫聞見餘馥尚在固將淑以自潤也都人士相傳以為盛逓逓録本至涌紙價而師友冠絶一世名實行業位望相先後莫之軒輊者既而涯翁不作遂翁登黄閣抗疏忤權倖歸老於江之上先生養晦留務值逆藩干紀屹然鎮定秘謀顯設時出機要動中于會先麾驍將守安慶折奪鋒鋭潰且遁倏爾薙獮殲輔若恃巨坊之制水卒以無恐時議以首功論先生每不自居而今天子在邸簡知尤篤繼統初命使亟召乘驛以赴用正

宰治凡修舉政務於朝廷大典禮天下大利害人才進退大有係於風教罔有遺慮遺力良勝起廢辱謏知承乏郎署聞之人人曰巖翁今之遂翁也而雅度高致於詩於文於書法日肆藝以休暇又聞之人人曰今之日思於涯翁而不得於巖翁而得之矣玆以直道正議不苟徇時先幾炳若懇疏得請而歸又聞之人人曰巖翁進退從容有餘與涯翁遂翁真逈然出一型範也是歲在甲申去甲戌才十年爾而人才顯晦世道升降師友

情誼出處聚散可繫感慨者何紀若夫天人相與糾靈毓氣鍾於君子為天下銷戹運以際大來之慶又足以當一會也故涯翁在相潛奪禍本而黨豎日以銷燼遯翁在鎮默授成算而奸閹束手伏誅先生久滞南服捍于大艱令上龍飛無幾微旁顧皆天所以生成布置若有豫待於其間而所以奉天者信可謂之不違也已嘗聞宋臣有曰王文正謂之大雅寇忠愍謂之大忠為之友者其賢可知先生居於涯翁遯翁之間時人亦謂之

然良勝何私頌哉顧以先生瀕行縉紳機禍未測人方謂完名至樂而體國素懷必將重有感者縱有若涯翁遂翁者欲如曩時雅歌清宴知所未可良勝南去亦欲從此逝矣將以志斯感也能已乎哉

書王堯卿薄命詞後

堯卿司諫朝官夕疏有不得即引去固知其非愛官人也林居輯古今節義士曰天地正氣又知其必愛死人也夫不愛官則他無所利告變之心可諒已必愛死則

知所擇罪累之死可慟已近與其季舜卿同以罪放舟次示斯作他日必有大家得之以續屈騷者獨以詞之近古而已哉

祭邵老夫人文

嗚呼内則之教王化之基二南張文武盛治而美及后妃建邦啓土姜嫄隆祀蓋亦有以則夫有婦行為宗祏祥者誠足為家之紀若吾師少孤而母夫人蚤寡勢遇所難命相為倚習坎迺亨是膺元祉婦孝而順母慈而

忠衆善之會雖百女士莫之與媲況夫方今天下稱儒業者恒以吾師為之宗旨才者達之謂之文德者成之謂之行仕者從之謂之政日親而不知者若羣飲止足而莫為之涯殆謂夫人其河之源而吾師海之委也嗚呼先河後海祭重本始吾師解官頤養而夫人以壽考終則天下士於吾師而義有弔者固宜於夫人而哀之無已也良勝謫逐荒途束帛薦几誄莫成文涕從之矣

賀梅雲莊嫺家五十叙

嘉靖甲申歲臘月四日梅君必安懸弧歷三百甲子五十年矣東洲子時以罪謫長沙便歸斗湖之上伯兄東山於必安舊私而新連也致幣為慶命侑以文夫必安世業服商善貲雄于江湖間子純長且肖克任其勞故養高雲莊以待老而游于盱人士間去商之習遠矣余聞商士之不相謀也士而謀義也商而謀利也義之動為恒為廉為信為裕為溥為退以藏所施不同皆謂之義可也利之動為異為黷為欺為嗇為聚斂為侈且蕩

所志不同皆謂之利可也是故士名於朝亦名於鄉商名於行亦名於居朝夕制化不見異物而遷父兄教焉肅而成之子弟學焉勞而能之各專其業而安所有其不相入猶水火也然而士或利焉有矣是累於商而莫之救也商或義焉有矣是進於士莫之禦也余又悼夫士教衰而末業競士而商者則有商而士者不易見也或謂必安其殆商而近於士者與必安嘗為商言曰若貴異物吾惟用物也若通賤賈吾取貴賈也若尚奇贏

吾寧節縮也若瘉孅啚吾任時以待也若瀕拾卬取吾擇人以事也若矜久貫轉轂而家不入吾歲必歸也以是居也非善賈弗畜必如期而委行也非善賈弗售或先期而待販夫狡獪辨私識無擇物焉雖僮至無滯物焉是之商也巽而易之以恒黷而易之以廉欺而易之以信啚而易之以裕歛而易之以溥蕩侈而易之退藏若虛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孰謂商也而徼士之道乎哉嗚呼士而商士弗齒也商而士士斯善之矣善之斯錄

之録之斯愛之愛之則欲其生生而令聞長世則厲世益大以久将見求士於商而舉於市者有矣必安之年才五十而士人愛之祝之咸欲其生以繼自今更五十年以期斯慰已乎

贈别毛東塘右丞

郎符百憂集使節萬里歸負荷弗我任調笑幾從渠山生水鏡乏伯氏琴聲希後夜看明月悵望空庭除谷風下鳴葉江雨上孤岑路長日漸短興淺盃逾深柴

荆草色寒猿鶴幽盟尋倒囊出真物山翁驚治音

九日不見菊翛然客慮生敲詩追上將攜酒過西隣問訊勞僮僕相逢慰梗萍歌岐南北袂猶帶鴈來聲

秋夜懷白窓别駕一首

地分清兼俗官常密尚疑寒温兒女怨門巷故人稀極北辰星望海南風土宜長更燒短燭歸鴈度雲遲

寄陶劍州一首

薊北樹雲合川南山雪深鼓鼙清劍外竹馬候翁臨愧

我懸方鏡聞君理素琴揮刀猶記夢聊慰十年心

贈劉彥亮歸省葵齋先生一首

兒遠親貽念親年兒獨知有心方向日無夢不依葵衛足那堪刈承顏可暫違求生經幾案如對泗洲書

題蕭景貴聯慶卷

隅年愁倦客繫日駐明顏夢裡雲中舍尊前江上山百齡雙璧潤父母兼五十故云萬里一舟還亦有登樓賦歌連舞袖班

贈別江瑞石大叅二首

省郎推抄選東土寄司鹽河潤宜桑沃風飆撲棗離賦成家範永瑞石大父嘗居是官故云官重漢廷儀路近豳詩遠吹噓上玉墀

長安秋氣肅鄒魯道腴深望海風煙異登山今古心近聞豺虎避垂見野棠陰亦有郵籤報春聲對語禽

和素翁哭後峯二首

介死何疑尚啓棺奸權易犯此為難賜環僅見中興日

散帙寘搜往事觀空憶載船三月夢余以壬午暮春赴召擬訪後峯于留都不果後峯亦介書淮揚以候情誼有同情者忍留徐劍百年看平生孤調知音少客淚蕭蕭梧雨寒

共穿越嶠楚雲横先後相期墓傳旌往歲罷歸余與後峯自浙及閩踪跡相及共道獄中語也遽訣幽明令隔路顧慚李杜偶齊名無家合掄鄉連社有典優忠死亦生弔哭聲哀慘行路旐翻江月朔雲輕素翁率相知祖于長安而遂翁為文祭于京口後峯所感者多矣

江商濟進士歸南城詩以贈之拜寄相知諸友

也

客厭遊思薄行遅歸夢安愁蛩鳴入夜去鴈候先寒故國江山在迎門骨肉看題書報知舊霜鬢易侵官

壽陸元靜尊翁浩齋先生

東越友佳士相沿頌若翁祀嚴河海序壽擬岳山同抱璞辭刓鑿疏泉養正蒙夜來鄒魯夢孟氏有遺風

和西原為鹿門賦新竹一首

宿雲長護竹舒日尚氤氳病俗寧忘我懷賢可似文坐

陰須主竝解籜立孫羣風雨霏緣凈蕭森正對君

初夏直考功公署賞花喜雨分韻得夜字

名華厭濃春好雨占深夜官衙省簿書林丘到臺榭能詩竝曹劉蹇足追軌駕埜望更何期秋風見禾稼

奉和素翁致政留別二首

頓忘岐泣與絲悲可是經綸薄濟時為約谿山長作主恐教猿鶴漫相疑孤懷西部新敷奏攜手北門舊賦詩何日堯階看獸舞綸音遠問定先夔

霜重冠纓雪透簑時哉進退若公何朝廷舊徳方增重

林壑閒人又漸多一舫秋風思夜永百年丹訣是天和

壺山改色迎歸節到處雲庄著邵窩

贈別劉孟齋諌議二首

身退名逾重臣行主漸移舞衣慈母戀魚飯故鄉宜鐵

漢追先武金人啓後疑春明延佇日誰謂隔天涯

愁多因許國別遠敢全身囊裡無遺草（焚之故也）行邉有舊

隣（東塘諸君子素以徳同者）心丹君大赤頭白我如新飄泊秋風葉

分尊對岸巾

九日微醺廵簷獨步憶吾明水使節省親歸興悠然樂何如也作别歌數章走筆録去計與東方酣白戰亦當倚和以師處贈之義工拙非所計也

還鄉人更好倦客最先知可負清秋夢應添月影疑放歌僮亦健細話榻頻移道氣隨君長丘園未穏棲

英玅宦情薄老溁吏才踈出處共謀道去留真愧吾廷闈繫日遠鴻鴈退風孤百里元方在牽裾見二雛

有淚滴波酒無端愁屋雲隱身迷宦海客路別鄉人禮樂寘搜任安危列館分明光虛夜席舊草仗更新君行近老親我居遠良友秋雲薄世情江山閱人久鵲喧聯舞衣門高舊栽柳亦復念衰遲肉食漸株守

南郊即事次函山韻五首

春入晴郊曉清分玉宇沉精禋逢有聖昭格本無心匡榻驚孤調華裾憶上林共知淵默地震疊若相臨

右齋居

法從移丹極祥雲集介鸞風鈴搖殿閣星曜卷旐旗龍
馭垂端拱鴻逵見羽儀小臣魚鳫次露立正夔夔

右候駕

聖顔瞻咫尺天語讚傳齊賈傅懷宣室閭閻達樸蔾指
占非異味口實飫同圭主德盤飧外青蒲聽曉雞

右賜饌

粟牲非備物享配德惟馨煙燎初騰漢雲霞正繞廷羣
宗應受職五緯適孚靈是夜五星聚營室陟降歡呼下台躔燭

上星

右對越

六龍來海駕萬乘逐雲開晉錫先登胙儲祥可祀媒郊後祀高媒以廣嗣也清塵道上雨慶讚殿中雷冠舄分清切安危仗有才

右扈從

入侍慶成宴次鶴坡韻一首

閶闔排纖翳春霞覆綺筵穆雍瞻座近鎬宴錫詩傳星

佩千官委雲韶九奏前蓬萊涓滴醉歡舞祝豐年

慶成宴擬應制一首

帝德運熙載釆釆神化生清河協寶歷（今上生之歲黃河清）億萬
光吾明禮樂備三祀底績諧九成圓丘載克類宴錫分
彤廷浹紀廢迺興至樂無與京湛露未絕簡河汾攷續
經駝峯登豆鮮滬醪羃樽清有踐接旦父命賦歸長卿
雲霞覆堯堦丹刻罘桓楹重茵絺綌裳列鼎閶閤烹感
念俞咈交楫濟鹽梅羹沉煙鬱縹緲拊擊調鏞笙鳳威

舞獸馴伏息鸞燕鳴思皇抱世才而多替紱榮俯仰令
昔懷泥途委長纓榛蕪一披徑周道直以平皇天右鴻
圖山海無寒盟虎拜祝萬壽想見明良賡

歲暮懷義成一首

雪風徹夜寒客歲聊爾守更長鄉夢多起祝君王壽栢
枝傲枯林爭春發穹秀可人滯城隈忍別拂衣袖惡哉
身後名覆此椒花酒

贈別義城一首

憶君共難時詎望有來日與君同檄時誰知有今日人生會别多去住何須惜觀海氣浩壯史才良中律懷安愧我曹贈處言盈帙仰看天日清萬里丈山出

栢林 為吳太僕廼翁作

手栽稚栢數尺强汝水童童翳洞深落日風煙烏旋集清秋鐘磬鶴鳴陰槐庭食報符先卜棘寺重封耐老臨鄉里衣冠韋杜曲式車何日問雲岑

别五谿職方

結髮寡交好與君如弟兄出處相與謀有無時可通往
年連疏時初服得返同起落拜賜環郎署均顯融裏瘡
君卧床亂斥吾當鋒惆悵强為別踽涼將安從廣陽路
如天春明杳登龍一掛秋風帆木葉紛霏紅海天月正
滿居行為銷容彈鋏有餘壯何悲途路窮

別梓谿太史

兩客最苦別況在秋深時風聲遺荻永月影隨行遲醫
瘡床褥間薄竄湖湘支氣息通萬里莫陽為天涯

舟次懷涇野東郭

涇野四方人東郭一世士翰林輟供奉名州佐撫字耿余孤踪懷謫籍漫相次長沙放賈生痛哭亦何事衡山雲幾開岳麓本洙泗過鴈秋風高求聲永相似

舟中對月東安公石掌科

順流下輕舠推蓬延素月雲濤銷幾痕江花驚亂發豪雋滯行旅吐吞氣陵轢倒樽諱獨醒數兔忘過察顧化君王心秦臺懸鏡闕

哭王改齋太史

斯人不可作若輩胡為生一語故吶吶寸鐵真錚錚長女扶櫬歸老姑問孫曾老母乏嗣女長而未有歸痛矣痛矣向語非石人涕淚應交横

紀事贈仲衆

誰謂西山高莫厭丈夫節誰謂南海深莫没丈夫舌千官抗疏一夕同重閽痛下萬行血天子震怒示薄懲生者遭逢死不滅道路人傳紀載繁臺司豫奏台星折丈

夫獨立天地間重擔長途足未歇

倒屋歎

春旱種不入秋潦稼不收天禍若未悔民病何當瘳太陰浸淫亦過虐海潮失候河流濁乘風濤捲氷山横坐看陸地藏舟壑去年田家作茅屋晝夜勞勞淘不足今年蕩析没雉堵竈沉井塞青蛙窟老婦啼幼兒哭疲農束手還空腹盡日輸傭可一哺樹食薪衣霜露宿沮洳未可脱溝塍未可辨棄妻賣兒幸有存他生未卜今生

見

滄州道中阻風

南風盡日吹北棹未可捷郤思南棹時曾病北風涉人南人北天不知終有不足令人非我行遲速信所往天風順逆夫何疑

德州道中喜遇用脩舜卿二太史

望望平原路臨風拜使君銜舟追太史擊楫訪湮淪更燭元非夢匡牀重倚雲莫疑顏色好深谷有私春

宿武城純甫叙别

萍跡十年夢今宵一臂通若為輕别恨曽似未相逢破屋貧堪忍操舟道欲從無端南北路怨殺五更風

清源旅興

輕舟舊路水波平細檢行藏負半生二九年光渾大夢尋常作用總虚名省曹肉食再逾考喪罪宵奔四度行自入仕兩以喪歸兩以罪歸可信滄州吾道在秋雲漠漠本無情

南望分水

伏濟出流汶分岡圻轉瀾日浮湖射白秋薄柳欹寒北極本來近東山不厭看漁歌才到耳欲和未應難

九日過東郡

九日淹東郡何方把菊枝幽懷增旅思好景向人移骨肉驚殊候團欒笑共卮雲深孤鴈没風信正南飛

偶聞大同捷報

爲問雲中使馳書捷報歸君恩寬解網師吉慎虞機反側初眠席邉陲舊作威才聞布醲賞惆悵誦緇衣

濟州夜泊書懷

寒知湖短草秋思客長舟不盡乾坤恨空嗟日月流文名慚舊貿官謗逐時休欲把晴江釣飄飄對浴鷗

三韻偶成

畜馬必禁騺騺盛馬弗息驤騰壯且貞莫敵絲緜力物理偶亦然成敗何須惜

每見人缺齒不聞人斷舌稟受氣則均柔存剛故折剛柔各有施何事論工拙

蘭室亦窅寂鮑肆爭喧塡氣味固有別好惡由人遷倒置任是非種蘭方自妍

豐沛觀水

平生悲惻懐秋風颯扁舟夙昔絶溝瀆變作江湖游陰沴苦為虐懐襄故陵丘高黍没短穗古樹騰蛟虬開帆過鳥下放楫奔天流村落絶煙炊郊野無尨訧賑貸豈長活罌甁荒餘秋畫圖獻天子野謀亦先憂

秋江雜詠寄謝趙體仁憲副

候鴈低欲下澄江秋正深飄颻行旅思蕭索宦遊心重
碧拈時味真丹靜裏尋憧憧日遲暮向意是山林
拂鏡猜蓬鬢霜痕較去年安危海内士迂拙井中泉棹
郤迎濤急林疎落葉穿細探生理昧齟齬任書天
鷺立晴波白鴉隨落葉紅帽欹非着雨絺薄更嫌風墮
淚鮫居使生涯魚飯翁清淮酒如許歌擊破缶空
平岡屋架草高樹水衣苔是處蛟鼉窟方須撫馭才謂體
仁也煙塵一道靜帆影半湖開秋盡柴荆遠姑山入夢來

禮樂隆三代丘園繫兩生誰蒙稽古力深負冠時榮再出何妨直寸心非近名兒童走閭巷先識欲歸情

偶書

誰復為國士高築黄金臺天閑斥神駿康莊策駑駘轉圜在君心無勞傷壯懷

直弦未必死曲鈎未必侯曲直本自我榮辱匪人謀君看草莽中尺土封骷髏

蠶食桐必死熏桐蠶迺浴玉逢石必傷有石堪攻玉邪

正不相能君子聊自足
夜深扣人門門深主睡熟拾塊代手力剥啄聲自續門開主相迎擲塊當衢陸
舟左柁必右舟前楫反後順逆本利濟帆舉為風受彼哉胡越心相應亦如手
春風翁和熏抽蘭蔓鈎棘秋風肅寒鋤棘刈蘭猶昔識此造化心陰陽自消息
松栢干雲霄藤蘿障煙霧相比莫相容特立形攀附善

惡果不移良亦由所賦

麟趾不踐蟲破鏡必食父物性固有然而情何好惡令

人咎化工白晝虎當路

清流日滔滔濁河時怒號誰云總為水清濁爭分毫盃

盂試澄濾勉旃在吾曹

錢塘懐古柬張文林大叅

忍看宫闕地盡屬草萊家百頃西湖曲幾行南樹斜亭

皐倚天畔邊騎亂風笳帝子知何在陵原曉度鵶

宿霧隱山幕陰風破海紋英雄淚幾下經畧事前聞夢
裏飛秦獄囊中蘇白文謀身亦儒術逋老慣眠雲

過嘉興懷宣公祠

清淚何能忍懷賢空白頭匡時大義疏靖難主恩浮江
漢離憂日羮䑔屬薦秋還看蘇子表諸葛正安劉
脩容遙式拜清夜月明船哀痛看遺詔方書信異傳官
貲瓜果並國祚古今憐我亦南遷客雙龍宿草阡

桐江釣臺寄謝皋大之道長

丹樹哀鳴瀨蒼雲擁敝裘衣冠三代後人物四翁流爵命終辭漢河山更幾劉只今煙釣地纁帛日徵求

越碑孤嶂絶如待逐臣看范老先憂國嚴君久薄官高祠斜日裏衰草向冬寒世務牽雙鬂年來又小冠

素練淨江色遊絲牽斷涯征途吟葉樹野望宿鷗沙寥落賓臣主清高處士家維舟重瞻仰一拜一興嗟

過鶴山祠

一疏人如在百年懷正深鈎弦成異數燥濕自遺音道

路浮生計鄉閭祀典心相知若箇事何比萬南金

拜清獻墓寄謝寒谷太守

蕭森容煙霧爽氣日深楸黄鳥天邊下青山江上流盟心先静夜執手後虔州鶴老琴聲古清風猶故丘

再哭楓山先生寄方棠陵

節為甘貧苦名多蚤退全死生真晝夜心事對青天入望江山舊能忘杖屨前相逢問驥子猶解守遺編

嘉興道中喜遇東郭明水

客睡不就枕寒燈剔更花同心下日脚聚首向天涯饌實形分鼎三舟各出行厨對酌舟虚道一家喜逢翻怨别殘堞暮悲笳

常山公署見明水留題用韻并懷東郭

去國莫教先若水明水年最少移家未許借荆溪東郭謫居相近度雲最愛秋山近過此即江西滴露曽分曉樹低幾泛雪舟天入畫二公近訪陽明重過煙洞月開籬平生仰仗知何事可信門無鳳字題

廣信道中一首柬費鍾石江茂穀

暫時問道入浮梗湖海江淮山又溪明發漸聞鄉語近耿懐應有故人知夜長月落烏皮几雨薄霜寒白接䍦何地相逢重相許鳳池鷗渚總忘機

東洲初稿卷十四

東洲初稿

附録

與夏于中夜話感而有作

石淙病叟楊一清

幾月蓬頭不出門故人相見忽驚魂夜燈深語翻疑夢病眼慵開轉更昏萬古乾坤還正氣百年宗廟自深恩亦知人衆天終勝得失窮通未足論

釋褐年方壯憂時志未償西江四君子北闕幾封章山館繁新暑扁舟繫夕陽定知為别後魂夢亦飛揚

楚雨淒風次第經此身如葉任飄零西江文獻真無忝高廟神祇合有靈衹恐憂時頭易白郤逢同調眼須青敢言聖世多麟鳳不使三閭詑獨惺

夏吏部于中以諫除名方巾士服訪予里第予避客山中弗克會也聞而賦此他日將寄之

二泉邵寶

南歸吏部戴方巾冉水東頭訪病人萬里孤槎浮海夢片言九死報君身風從遠道來應好暑向深山避却真我欲贈君無可贈兩山泉脉一般春

鄙言録上東洲先生契兄聊寄遐思

白浦朱節

昔聞淵明歸黄花滿三徑東籬見南山悠然有餘興餐秋菊英腴養亦何正先生淵明流清臞非俗病濯纓還盱江稽顙拜休命嗟余掩枕席林泉約斯訂動静涵

至機君今登妙境世運如轉圜窮達皆云幸

敘曰東洲子上書獲罪罷官南歸會江畬子自

外至撫時感事有漆室之憂焉爰賦小詩奉宣

雅操　　　　　　京口唐鵬

聖主憂勤降輦輿小臣慚負此冠裾孤忠耿耿雙垂涕

獸立皇皇十上書每以起居懷暬御故將生死等籧廬

臨岐莫惜豐城劍即委江湖氣有餘

長安風日暗塵埃閶闔沉沉晝不開秪為懷柔朝岱岳

非緣封禪訪蓬萊諸公未解皇王畧萬死惟祈日月迴
歸去敢言山色好五雲回首有餘哀

奉送天官夏先生南行草率請教　沈霽

諫垣自古多忠義郎署于今有直臣撻死不回三寸舌
舍生無愧百年身巡遊消息驚黎庶貶謫精誠動鬼神
誰向上方還借劍殿前重斬獻諛人

東洲初約駕長船與余偕行卒尋訪不得見迯
名也沈侍御謂見之河西務且有作用韻寄聲

無簡舒萬二執事以為然否　　歐陽重

上疏只因期報主讀書元自學為臣九重日射汚輪血萬死天留去國身謾説海翁還易慮可憐漁父亦傷神江行好是埋名姓莫道識聲無故人

　　閻閎

禮嚴聖主勒封期疏抗孤臣碎首時萬里生還猶是福一朝諫納敢言遲雲深鳳闕春光別雨沃山田穡事宜松徑定知有人候閒居肯與賦江蘺

熊相

西南山水盰江秀前有圭峰後有君豈獨聲名追往哲
尚教鄉曲嗅餘芬松篁又見歲寒節臺閣久傳官樣文
天意定為斯世計野心未許付閑雲

憶昔一章奉和鄭繼之贈別黄伯固贈別東州

夏年兄先生歸麻姑山　　方豪

憶昔初筓日容華射鏡臺自嬿空名處遥指上宫來寂
寞闞睢響掐揺舞燕材久能甘斥逐寧復怨塵埃白髮

難移志紅顔合受灾麻姑攜手日歌罷嶺猿哀

鄙詩一章固知不足以辱行囊聊以見意而已

汪應軫

大庭言路有人居何事通才亦我疎去國尚焚新諫草歸家只掃舊門閭朱雲檻在腸先斷阮籍車回哭未餘感極君恩賜骸骨無心投賦弔江魚

貴溪夏言

奔走傷心萬里天北來消息每驚傳百年此日逢多難

千古吾鄉有四賢賈誼才名均行輩劉蕡科第我同年
獨慚不與東都籍短疏何時王陛前
昨會後情不自已賦得胡說一首録上見意
王顔
彩鳳凳然向日鳴孤忠耿耿満朝驚敢言底事千金重去
國空囊一葉輕身換綸巾歸故里功收汗簡著芳聲直
令真氣充寰宇未必皇天誤此生
先生非言官也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且其言

一皆至誠惻怛之所不能自已者非但隨聲附和而已也非所謂鳳鳴朝陽者乎杞聞之竦踴欣慶故不媿謭陋作鳴鳳篇少模寫先生憂世之志非敢謂揄揚也

鄧杞

威鳳能瑞世所貴在一鳴不鳴豈不逸奈此心怦怦岐山鳴自然茲焉鳴不平不平豈為躬鑾輿多意行東巡復西狩詎肯安華清天家非細故所繫萬鈞輕嫠婦尚有憂而況朝之英夫子有諫疏忠義何皝皝辭氣真激烈有

如葵藿傾回天信有機終然萬里城屹屹輦皇圖天聽

時鏗鍧幸哉得輕貶誰謂非聖明吾道信有光吾盱與

有榮乃知夏夫子四海心京京

雷昱

暫觧朝衣未許閒徵書指日下天關資身厚禄輕如芥

憂國嘉猷重若山堪嘆君遭韓子貶緬惟漢召賈生還

共稱直道竒男子抗疏宸廷敢犯顔

金谿曽漢

京洛何多士鄉江更幾人排雲來苦口對日勇忘身人
事無終極君恩有屈伸已聞歸八駿端拱在楓宸

竊讀諫章感賦録乞垂鑒　李崇

輕身重義振綱維未信媸妍鏡有私消變首祈祛彗孛
奕棋傍視繫安危出須穴鳳來儀日處暫潛龍勿用時
四海蒼生霖雨待仰資聖治並唐虞

天官夏東洲先生以言事得罪寘與有宋胡忠
簡謫嶺表王簡卿歸天台同一機軸生非敢比

王瀘溪劉龍洲輩然效顰西子之意不能不形於筆翰之間故湊和王槐軒押㘣以見古今之奇偉焉

豐城黎順

觸諱披鱗試一鳴並遊英俊總心驚從違實繫時通塞去就應為國重輕綵鳳獨呈希世瑞黃鐘不是等閑聲漢皇欲守無疆業長策安能外董生

久違清誨梅渴殊甚小詩奉覽見企仰之意而已

金章

讜論陳來愧素餐馬蹄三宿出長安一天風霧回瞻遠
萬頃狂瀾獨障難但使乘輿留闕下不妨簪履去江干
東洲劉子南陽表千古人將伯仲看

欽差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王縝謹題
為陳言激切事臣聞自古人君納諫則聖拒諫則狂納
諫則興拒諫則危納諫則治拒諫則亂歷歷明驗具在
方冊然人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諫父不納遂不
復諫是忘父也臣諫君不納諫遂不復諫是忘君也臣

自讀書素懷忠義豈敢負陛下而忘厚恩徒靦顔以充位為哉臣近聞兵部等部郎中等官黄鞏夏良勝張衍瑞等巡按陜西御史張文明翰林院修撰等官舒芬等各盡所見陳言勸諫陛下巡狩之事其言樸直多有忤觸致蒙震怒將黄鞏等或為民降級或監禁痛責臣寢食不寧晝夜憂惕不意聖朝亦有此事外亦傳聞人心驚駭以為黄鞏夏良勝張文明舒芬等言有不當其心不過忠愛陛下耳且言者正直乃所以彰陛下之聖明

也正宜褒容以大開諫諍之路以永保豐泰之治豈可加以罪譴而取譏於後世乎伏望陛下念上天眷命之至重思祖宗創業之至艱明目達聦體舜之好察邇言檢心責已法湯之改過不吝詔布天下與日俱新將黄輩等勑行該部通查録用將直隷山東等處伺候人夫馬匹盡行放回耕種以示再無廵狩之舉仍將中外所切齒罪惡顯著者拿問究治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則臣死無憾矣今日之事猶有大而急

者乞勅府部勳戚大臣及科道等官公同會議推選相
應宗室教養于宫以待前星光啟然後遣還本國或會
查國朝事例日取親王以備司香之典以同報本以親
血屬祖宗不勝幸甚如臣者欺罔合加重治以謝天下
臣叨大臣之末甘為陛下一死不忍宗社之將危也是
以披肝瀝血上言臣無任犬馬激切之至緣係陳言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承差親齎謹題請旨
廵按直隷監察御史臣葉忠謹題為宥言事以培士氣

以昭聖政事臣聞蘓軾告其君曰為國者平居必嘗有亡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此可見士氣不可以不預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丰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此可見士氣係於上之所養何如也是以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初未嘗挾其難犯之威以輕加於易制之士惟養其精華果鋭之氣使之真足以應吾紛然不齊之求凡天

下伏藏之禍未發之機人所不敢言者亦將不顧利害
生死而陳之於吾前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斯足以
昭聖明之政而意外之虞無自發焉茍徒取其委靡葺
瑣之人而縶其手足於規矩繩墨之内曰兹固可以保
其禄位者則士氣日以銷鑠雖其職所當言分所當為
亦將蓄縮自顧以全其寵也又安望其出位敢言以陰
沮姦宄未發之機哉他日又安望其仗節守死以當患
難之衝哉我朝自祖宗以來培養士氣遠過前代近年

為逆瑾所沮幾至掃地伏遇皇上獨奮乾剛明正瑾罪以謝天下四方之士庶幾少吐生氣莫不爭自淬礪以求無負於清議一旦遇有可言之事亦莫不爭進其說以求無負於朝廷雖其間所言或有過當致犯逆鱗之諱而一時精華果銳之氣猶足以媲美前人垂譽後世者凡此皆我聖天子之仁慈有以振作培養天下之士之氣也近日恭遇陛下將有南巡之舉科道等官伏闕待罪已奉溫旨而吏部等衙門郎中等官張衍瑞黃鞏

夏良勝舒芬等復出位僭言致冐天威凡一時言事皆置之獄或至死者繼而又有斥逐貶謫之命焉夫張衍瑞等所言與科道等官所言同一事也陛下顧容於此而獨罪於彼者豈非以張衍瑞等出位僭言之罪法所不貸者哉臣聞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況事有關於君身宗社之大者又非可拘以常職隱忍而不之言也何以言之彼寧王謀為不軌之心路人皆知之平居士大夫相與語於朝庶民相與語於道而獨不以告陛下

者何哉盖以寧王乃宗室之親在祖訓有風聞之禁欲求其事伏而未發而寧王方且竊弄陛下之威權以箝制天下之口如副使胡世寧稍與齟齬即托以他事誣以重罪凡陛下培養之士之氣為彼所銷鑠者多矣然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一時激烈之氣又有賁育所不能奪者故張衍瑞等聞陛下將有南巡之舉恐彼因得逞其姦謀固不敢明言以激其變而又不忍不言以防其姦雖至醫士武弁之流亦昌言於朝而越

職之罪不暇計也夫屠人驅牛羊而戮之市猶宛轉跳

梁不即就死而況人為萬物之靈顧不知自愛其身哉

今張衍瑞等冒死敢言畧無所顧忌者由忠愛於陛下

者有甚於愛其身而陛下拾肆年養士之功至是果獲

其明效也陛下又何忍寘之法而不鑒其心以全其氣

哉臣觀自古人君如漢武帝唐太宗之賢每遇汲黯魏

徵之直諫雖勉强優容而卒莫能盡行其說盖優容於

一時者世主之所可勉而盡行其說者在明君猶難之

也今陛下遇張衍瑞等有言雖厪切責若無所容而南巡之命徑亦中止且因此漸以覺悟一遇寧王賢孝之請遂燭其姦若親履其地目擊其事者則張衍瑞等進言之意固得伸於聖明而斥逐貶謫之命乃堅不可回焉豈陛下能為明君之所難勉而反不能容世主之所能容哉臣有以仰窺陛下切責之令特出於一時觸忌之餘而悔悟之真則漸萌於俯察之後張衍瑞等至今不蒙矜宥者豈拘於成命歟抑有所待歟大抵人君之

渙頒命令惟其是而已茍有所不安雖拾易之不為過一日更之不為速陛下豈以是為計哉或者萬幾之擾未暇念及而臣等有言責者方以言為諱而徒以將順其美臣之罪可勝誅哉夫李惠等幸荷聖明得察其心而行其言彼雖死亦瞑目矣況其間僥倖於不死者又豈以斥逐貶謫為憾哉臣猶進是言者竊念士氣之養與否係社稷之安危且恐諜為不軌者緣是得以借口以逞其私也故冒死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明擴天地之

量霽雷霆之威以全人才精華果鋭之氣如蒙乞勅該部將前項言事官員早加議處如死者則贈其官并蔭其子至凡斥逐貶謫及為寧王素所誣陷者均賜召還以復其位使天下聞之皆曰前者斥逐貶謫之譴由張衍瑞等出位僭言之故自取之辱也今者褒嘉欽恤之典乃聖主棄瑕録善之誠非常之恩也庶士氣賴以復振皆將出死以取辨於多事之時而明良之遇播在史册傳諸方來豈不足以昭聖政於千萬世之遠哉臣以至

愚極陋不知忌諱抵冒至此惟陛下寛其斧鑕留神採納臣無任震慴待罪之至為此具本順差舍人王芹親齎謹題請旨

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熊相等謹題為表直臣以彰聖德事臣聞君德莫大於仁明臣道莫先於忠直君有機禍不測而臣不陳之非忠直也臣之心迹既明而君不恕之非仁明也先年宸濠陰謀不軌之時大學士費宏翰林院編修費寀每發其惡於朝竟為宸濠所忌誣以

罪而謗之尚頼陛下之仁明得以致事家居及上年乘
輿之欲南廵也今謫官為民原任翰林修撰舒芬郎中
張衍瑞等員外夏良勝等主事萬潮等大理寺寺正周
敘評事姚汝臯等行人巴思明等固知陛下之天威無
所不征無所不克也況此逆藩之么麼乎但慮其姦人
刺客布在長途恐六師野次而一旦蹈其機伏則未免
毒蜂入懷賁育失色之悔徒以反謀雖得於風聞野迹
未徵於耳目且親王也地親位重不敢易言之故託事

以留行焉不顧出位之罪爭致狂戇之詞非陛下之仁明曲為生全之豈不皆至如陸震孟陽何遵劉校詹軾劉棨李惠余廷瓚林公輔等之死於道路乎今宸濠果反矣遠勞聖駕然後掃平則費宏等之先見舒芬等之赤忠亦既昭昭矣以陛下之仁明忍終棄之乎昔宋仁宗始怒范仲淹歐陽脩之伏閤也俱命遠貶未幾悟其忠直不次大用之千古稱賢君焉陛下聖明豈仁宗可比顧肯以此一事讓之耶如蒙伏乞勑吏部查議將各

官生者召還或量為陞用死者加贈或録其子孫則陛
下之喜怒真無固必臣子之肝膽争相披瀝矣奉聖旨
該部知道
吏部為開讀事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正德
拾陸年肆月貳拾貳日欽奉詔書内一欵正德拾肆年
文武官員人等為因諫止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為
民充軍等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被打死者
情尤可憐各追贈諭祭仍廕其一子入監讀書内有充

軍故絶者一體追贈諭祭查訪親屬量與優養欽此欽
遵查得正德拾肆年肆月初二日該錦衣衛親軍指揮
使司題為守衛事節該奉大行皇帝聖旨孫鳳等一百
七名這廝每不務本等辦事却乃朋出妄言多方訕謗
好生無理每人去衣打三十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舒
芬俱調外任不許夤緣起用京職亦不許該部并科道
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録用其餘的各罰俸陸箇月再
有違犯的都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本月十七日又

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為傳奏事該本司題節該奉大
行皇帝聖旨這廝每不務本等職業假託言事奏擾黄
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每人打五十都降去為民
不許質緣起用如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
的重治不饒徐鏊打五十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小
隨住欽此又准該司手本該本司題節該奉大行皇帝
聖旨這各犯不思官守執事出位妄言林大輅余廷瓚
打五十降三級俱調出外任但不許質緣起用京職如

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的都重治不饒其餘的每人打四十降二級欽此又准該司手本該本司題節該奉大行皇帝聖旨周敘這廝不以平刑為職輕躁奏擾打五十降三級調出外任但不許夤緣起用京職如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的都重治不饒其餘的每人打四十降二級欽此欽遵俱連人發送到司除罰俸官員行令欽遵徐鏊拘連當房妻小押發貴州都司烏撒衛充軍黄鞏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送順

天府給引照回原籍為民外查得數內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陸震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何遵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寺左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左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各被打因傷身故兵部武選清吏司等衙門郎中等官孫鳳等節該本部遵照前旨題奉欽依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孫鳳調湖廣德安府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陸俸調江西撫州府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張衍瑞調山

西平陽府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姜龍調福建建寧府
俱同知翰林院修撰舒芬調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
大理寺左寺署左寺正事右寺副周敘降浙江溫州府
永嘉縣縣丞右寺右寺正金罍降太常寺典簿廳典簿
右寺署右寺副事左評事郭五常降通政使司經歷司
知事左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孟廷柯降戶部署左寺
副事右評事郝鳳升降都察院右寺署右寺副事右評
事張仕鎬降南京刑部左寺左評事傅尚文降南京戶

部右寺右評事蔡時降南京都察院右評事姚汝皐降刑部俱照磨所照磨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林大輅降湖廣夷陵州判官都水清吏司主事蔣山卿降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行人司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黄國用王瀚熊榮楊泰王懋李儼潘鋭劉澈張岳俱降南京國子監學正本年九月又該華盖殿大學士楊等題為作養人材事正德十四年九月内該翰林院開送庶吉士汪佃等到部除授該本部擬將

數內江暉馬汝驥擬授翰林院編修王廷陳吏科汪應
軫戶科俱給事中曹嘉浙江道御史等因節該奉大行
皇帝聖旨江暉馬汝驥王廷陳汪應軫曹嘉出位妄言
罰俸俱除外任欽此該本部題奉欽依將庶吉士江暉
除授直隸廣德州馬汝驥山西澤州王廷陳河南裕州
汪應軫直隸鳳陽府泗州俱知州曹嘉除授直隸大名
府推官訖又查得正德十五年九等月節該大常寺典
簿金罍奏稱親老乞要終養都察院照磨郝鳳升通政

使司知事郭五常國子監學正顧可久各奏稱有疾乞要回籍調理等因節該本部題奉欽依准放回還侍養及調理去訖又查得學正鄧顯麒於本年六月王懋本年八月副提舉舒芬正德十六年正月各丁憂回籍守制去訖及又查得知州王廷陳近因緣事擬降雜職學正王翰近已病故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郎中等官黃鞏等冠帶醫士徐鏊各因具疏諫止巡遊黜調改降充軍員外郎等官陸震等一十一員因傷身故今奉明詔合

無將郎中黄鞏孫鳳陸俸張衍瑞姜龍署員外郎主事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署左寺正周敘署左寺副孟廷柯署右寺副張仕鎬左評事傅尚文右評事蔡時姚汝皐查有相應員缺各復原職如無原缺添註其年資已深者查照陞用侍親右寺正金罍養病署左寺副郝鳳升署右寺副郭五常行人顧可久丁憂行人鄧顯麒王懋修撰舒芬七員候親終病痊起復之日各除原職博士陳九川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黄國用熊

滎陽泰李儼潘銳劉㦸張岳俱復原職南京者行取赴
京及起復病痊行人遇科道員缺照例選補近故王翰
亦應復其舊官量加䘏典庶吉士江暉馬汝驥汪應軫
曹嘉合照本部原擬江暉馬汝驥復除編修汪應軫給
事中曹嘉監察御史王廷陳近因後任緣事擬降雜職
候到部之日另行定奪充軍醫士徐鏊量擬太醫院官
職銜其身故員外郎陸震主事何遵劉校照磨劉玨評
事林公黼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

惠十一員俱各量贈一官遣官諭祭仍行令各官原籍官司各起送一子赴部轉送國子監讀書無子者廕其弟姪庶使忠義有所表彰而存歿均沾恩典緣係開讀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本部右侍郎羅等具題次日奉聖旨是這各官跪門獻忠責打身死其情可憫陸震贈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尚寶司卿劉玨刑部主事林公黼徐廷瓚太常寺寺丞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俱監察御史仍各與祭一壇依擬廕錄

王翰也贈監察御史其餘降調等項的名准復職陞用

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劄本官照依本部題

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